杜詩言志

杜詩言志卷八

佚名

蜀相

丞相祠堂何處尋錦官城外柏森森映階碧草自春色隔葉黃鸝空好音三顧頻煩天下計兩朝開濟老臣心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

少陵生平齎志未酬故於懷才不遇之士每

相感觸引爲同心如李白鄭虔皆其所咨嗟慨惜流連不置者也至於古人則武鄉侯尤甚蓋諸葛公自比管樂而其爲純王之正則絕非管樂所可及故於詠懷古蹟篇中獨極其尊崇推奉之意而此篇則專傷其功業之未成亦所以自喻也起二句言武侯輔相先主立國成都其才名誠爲千古之絕調故蜀人追思之爲之立祠至今俎豆之不倦不觀

於錦官城外森森叢柏中。即其祠堂之所在乎。然此祠堂之傳於後世。豈武侯之心哉。祠堂之中所有者。映階之碧草耳。柏樹中所存者。隔葉之黃鸝耳。然碧草年年自爲春色。於武侯何與。黃鸝日日空傳好音。於武侯何補。千載而下。武侯何賴此二者以爲武侯。彼其生平之所爲。鞠躬盡瘁。欲得當以報者。原爲三顧草廬付託之重。故出而馳驅。不憚頻疊

煩勞而以盱衡天下為計是以輔先帝於前報後主於後兩朝之重以一心肩之開其草創之弘基濟其艱難之大業奈何攘除興復之勳未集而皇天不佑星落秋原出師未捷身已先死使生平所負之志竟付之流水英雄至此能無慟乎夫英雄原為世出而出一英雄又使之無所成就齎志而死是又不如不生此英雄也英雄當此旣已自悲而又能

使天下之凡爲英雄無所成就者同聲一慟以流恨於無旣也淸淚滿襟能相靳耶

石笋行

君不見益州城西門陌上石笋雙高蹲古來相傳是海眼苔蘚蝕盡波濤痕雨多往往得瑟瑟此事恍惚難明論恐是昔時卿相墓立石爲表今仍存惜哉俗態好蒙蔽亦如小臣媚至尊政化錯迕失大體坐看傾危受厚恩嗟爾石笋擅

虛名。後來未識猶駿奔。安得壯士擲天外。使人不疑見本根。

此少陵重傷時事。而借石筍之誣罔以痛詆之也。按肅宗上元元年。李輔國遷上皇於西內。二年李光弼爲魚朝恩所偪。與史思明戰敗績。河陽復陷。是時少陵正居成都。聞此憤恨。故作此詩。言此等閹豎小臣。專務容悅以媚君上。苟不之察。受其蒙蔽。則擅權舞智。其

患有不可勝言者正如此此益州城西門之外雙蹲之石筍也夫此石筍不過是古墓前華表之類因年月深久苔蘚剝蝕遂嶙峋斑駁如波濤之痕而俗態無知遂相傳以爲海眼因而附會其事以爲雨中往往得瑟瑟之珠一人言之衆人和之恍忽之間牢不可破是安能與之明論其得失乎夫石筍以擅此虛名使人謬爲恭敬駿奔於其側正如彼以蒙

蔽爲能者。竊弄威權。使政化錯迕。至於身處

傾危之勢。而猶然濫受恩寵。是安得大力之

士拔而擲之於天外。投畀有昊。使其根本呈

露。原無影響。庶幾訛傳盡絕。而疑團豁然消

釋耶。奈何使之盤踞於此。而長受其欺罔也。

建都十二韻

蒼生未蘇息。胡馬半乾坤。議在雲臺上。誰扶黃

屋尊。建都分魏闕。下詔闢荆門。恐失東人望。其

如西極存時危當雪恥計大豈輕論雖倚三階
正終愁萬國翻牽裾恨不死漏網辱殊恩永負
漢庭哭遙憐湘水魂窮冬客江劍隨事有田園
風斷青蒲節霜埋翠竹根衣冠空穰穰關輔久
昏昏願枉長安日光輝照北原

此譏建都紛更之多事也救時急務在於用
賢任將平亂息民果能志氣淸明計安社稷
則忠貞効力而僥倖邀功之輩遠跡矣不此

之務而聽信一班冒功計利之徒全無憂國憂民尊君親上之意各分朋樹黨曲爲其私此建都之議所由來也故少陵謂方今民生未遂戎馬相仍諸臣只知冒濫功名思議敘在雲臺之上而誰能捍衞王室以扶黃屋之尊徒爲此一建一革移西就東罔恤宗社之恥在於何所不識國計之大在於何事竟謂三階已正可倚以無憂而不知萬國之瓠方

愁其莫測此誠忠臣義士之所爲歎息痛恨者我昔在朝曾有牽裾之事惜乎未能死諫而忝辱殊恩以漏網今者永負賈誼漢庭之哭遥憐屈原湘水之魂而分隔休官無由進諫但耐寒守賤遠客江劍之間隨分居貧薄有田園之產然而青蒲之節則已爲勁風摧斷矣翠竹之根則已爲嚴霜埋没矣倘何能復出一言復建一議哉所恨在廷之臣衣冠

徒爲穰穰而以君國爲秦越使關輔之地兵戈不息長此昏昏然則今日之所望者復有何人惟有遙祝聖天子自奮乾剛布昭聖武大啟其長安光輝之日以臨照於北原而已而何事此荆南之建草爲哉如此著解則語意本自渾融於起結處措置吻合而中間入自己一段亦自得體雖有心關切而限於地分不復可言之義錢氏箋註謂回憶房琯分

鎭討賊之議而追咎於肅宗之不識大計以致怒琯而並罪及於少陵則是一篇怨懟君父文字非忠厚之旨矣決不可從

戲題王宰畫山水歌

十日畫一水五日畫一石能事不受相促廹王宰始肯留眞蹟壯哉崑崙方壺圖掛君高堂之素壁巴陵洞庭日本東赤岸水與銀河通中有雲氣隨飛龍舟人漁子入浦漵山木盡亞洪濤

風尤工遠勢古莫比咫尺應須論萬里焉得并州快剪刀剪取吳淞半江水

老杜諸題畫詩俱極精鑿務使良工心苦意匠慘澹都爲寫出即彼畫中之詩便是先生詩中之畫此篇又不獨得畫中之神髓並連古今來擅能之事抱道之人一一例勘破故說一句能事不受相促廹彼登壇而受拜居廬而待聘者何獨不然耶是知汲汲求合者皆

無能之人也十日五日二水一石非泄慢也時有未至寧姑待之正得躊躇滿志一往莫禦神理此眞善於描寫壯哉以下十一句則絕似太白爲青蓮勝場蓋太白詩以氣勝縱橫奇闊光怪陸離不甚著理解而少陵則以理勝必沉著痛快此其所以異也此篇獨甚似太白以題畫詩則以奇闊爲妙耳結句謂看畫中江水觸着舊遊吳淞之勝思快刀剪

取直使此山此水靈活變現非幀障中物也異哉

琴臺

茂陵多病後尚愛卓文君酒肆人間世琴臺日暮雲野花留寶靨蔓草見羅裙歸鳳求凰意寥寥不復聞

少陵於詠古蹟詩皆有感歎淋漓盡致而此一首則氣韻澹遠如天外三山夫人生之所

還多。枸杞固吾有。雞棲奈汝何。方知不材者。生長漫婆娑。

此先生借不材之木。以致其疾惡之嚴也。言吾生平喜淸白而惡沓冗。凡事皆然。而於種植樹木亦若是。故於堂成之後。每於書齋中常獨持斧柯。以繞徑遊覽。見彼幽隱之中。藿植之易者。頗多雜糅而不馴。即加之剪伐。無如愈剪愈多。盡惡木之易生。固如此也。然彼

雖繁多而吾之剪伐不至於盡絕不止於是嘉木始得以直遂如栒杞之類可爲吾有矣獨於雞棲有所不便耳吾安能任彼棲者便而斬此斧柯於不用乎乃知世上不材之類而漫然得以婆娑生長而不遭剪伐者以其原有一等以爲便如雞棲者在也其亦異乎吾之所取矣

病柏

有柏生崇岡童童狀車蓋偃蹇龍虎姿主當風雲會神明依正直故老多再拜豈知千年根中路顔色壞出非不得地蟠據亦高大歲寒忽無憑日夜柯葉改丹鳳領九雛哀鳴翔其外鴟鴞志意滿養子穿穴內客從何鄉來佇立久吁怪静求元精理浩蕩難倚賴

此借病柏以喻國家當多難之秋遂難以任之天命也首言蒼蒼之翠柏生於崇岡之上

童童然狀如車蓋夫豈不似有國家者當盛隆之時據尊崇之業乘輿威重羽葆森嚴且觀其偃蹇騰踔之変龍拏虎攫與風雲相際會是又如興王之天錫智勇羣策羣力之所輔佐一時大勳既集何等赫濯聲靈故其時創垂統緒綱紀整肅蕩平正直四海訓行亦如此栢之亭亭物表如有神明憑於其上勁直而不阿故老見之皆爲起敬而下拜焉奈

何日久弊生前賢之規模已遠而後生之譌謬相承一傳再傳之後遂至昏亂亦猶此柏忽而生病猶是千年之故根而中道沮喪覩其顏色頓然遷改非復從前之榮適矣彼其出於故根非不得地也其所蟠踞之高大亦未嘗卑小也而無如歲寒之不凋者不復可憑而柯葉日就衰壞徒使有志挽回者率其同類如丹鳳之領九雛而不得信任之權惟

哀鳴於其外。而善於作賊者。恣其蠹害。志得意滿。以蕃其族類。而彼反親之厚之。爲之保護於其內。病柏之自失其尊榮者如此。旁觀者方且代爲吁嗟怪歎。而彼懵然不知覺也。夫豈不以爲有命在天。而恃以無恐乎。而未知彼浩蕩者。實未可恃爲倚賴也。則毋寧修省之爲善耶。

病橘

羣橘少生意雖多亦奚爲惜哉結實少酸澁如棠梨剖之盡蠹蟲采掇爽其宜紛然不適口豈止存其皮蕭蕭半死葉未忍別故枝玄冬霜雪積況乃迴風吹嘗聞蓬萊殿羅列瀟湘姿此物歲不稔玉食失光輝寇盜尚憑陵當君減膳時汝病是天意吾諗罪有司憶昔南海使奔騰獻荔枝百馬死山谷到今耆舊悲

此借病橘以喻窮黎之不足任征徭所當急

爲軫恤也言今者兆民當此兵戈擾攘之後廬井蕩析不堪自立正如此羣橘之病劇少生意雖多亦無益於事也蓋既病則結實少而且味亦酸澁中生蟲蠹不足以適口豈但欲僅存其皮而遂可以爲橘哉夫民之病亦猶是也不能盡力於南畝則無如菽如粟之獲卽多螟螣蟊蠈之憂尚何足以充軍糈而供上庾哉其所以忍死而不去者亦猶此病

橘之葉半死不忍辭故枝即搖落耳何況時當霜雪又值寒吹既已困窮又遭離亂耶夫物之無關於輕重者雖聽其病可也而此橘實爲瀟湘之貴品充宮廟之所必須此物不稔則玉食無光是橘之不可以病而況斯民之稼穡關於軍國者尤重苟或不稔則窘急有不可勝言當此寇盜憑陵之秋君王減膳以待而汝居然以病告或謂天意使然然而

司民牧者。猶當加意軫恤。苟或不然。而徒以催科之不善。爲有司罪。則敲撲從事。以致病者速趨於死。吾生多愁。又將增我愁思於無既矣。不覩當日承平之世。徒以荔枝之獻。致南海之濱。百馬奔騰。死於山谷間者。至今耆舊猶傳爲悲痛也。况當此兵戎之後耶。何爲視其病而莫之恤也。

枯欖

蜀門多椶櫚高者十八九其皮割剝甚雖衆亦易朽徒布如雲葉青青歲寒後交橫積斧斤凋喪先蒲柳傷時苦軍乏一物官盡取嗟爾江漢人生成復何有有同枯椶木使我沈歎久死者即已休生者何自守啾啾黃雀啅側見寒蓬走念爾形影乾摧殘沒藜莠

此借枯椶比與以歎蜀人之罹於徵發者死亡略盡也言我今流寓於蜀見此蜀門之所

產。每多櫻櫚。其樹皆極高大。本易生之物也。無如遭軍行之所取用。劃剝其皮。至於已甚。彼其材雖眾。而爲斧斤之所交集。其凋喪也。反先於蒲柳。雖布如雲之葉。青青於歲寒之後。亦何能以自保耶。櫻櫚之可悲者若此。然豈獨櫻櫚哉。今此江漢間之民。其能保守其生成。而異於此櫻櫚者亦寡矣。自軍興以來。徵發不絕。前者死於沙場。既以不返。後者復

長別鄉里。莫保其生。言念及此。使我沈歎無已。正如櫻櫚既枯。爲寒風所飄。如飛蓬旋轉在地。而黃雀之啾啾然飲啅於其側者。但見其摧殘於藜莠之間。以滅沒無餘也。悲夫。

枯柟

楩柟枯崢嶸。鄉黨皆莫記。不知幾百歲。慘慘無生意。上枝摩皇天。下根蟠厚地。巨圍雷霆坼。萬孔蟲蟻萃。凍雨落流膠。衝風奪佳氣。白鵠遂不

來天雞爲愁思猶含棟梁具無復霄漢志良工古昔少識者出涕淚種榆水中央成長何容易截承金露盤裊裊不自畏

此以喻國家無知人之哲致使老成播遯而闕其尊顯至貽覆餗之譏也細繹其語意即是少陵自寓之旨言楩柟之林木之至美者也無如枯索之後體雖高大而其色則慘慘然無生意矣彼其所以能高大者豈一日之

故哉問其生長之年雖鄉黨中故老莫能紀其原始蓋已不知其幾百餘歲國家之賢才亦猶是也本其幼學壯行之意所積累而藴蓄者不知凡幾稽其涯略淵乎莫測此等學殖幹濟正當登之明廷委以大任奈何使之如此枯栩空抱崢嶸之材而上枝之摩皇天者不濡之以雨露潤色其巨圍反遭雷霆之摧折批鱗犯顏而臏斥謫也下根之蟠厚地

者不以灌溉培其孔隙祇為蟲蟻之所蠹害疾惡辟邪而招譏毀也於是遷播之餘饑寒切身亂離之中飄零失所凍雨落流膠痛剝肌膚也衝風奪佳氣骨肉離散也平昔之所恃為毗倚者不復過問白鵠之不來也故交之所最為關切者徒為咨惜天雞之愁思也然而彼之昂藏自在雖含棟梁之具而絕意於功名故無復霄漢之志推原其由惟良工

之明於用舍者原少。遂令卓識之士。旁觀而代爲出涕也。夫旣使良材坎坷。則必至比暱小人。如彼榆柳之姿。反視爲可用。而種植之於水中。生成旣易。則楬然空大。截而取之以孽承露之盤。不知其骨幹原不可以任重。梟然樹之高危之位。將日即於傾頹。以廟社徇之。可不惜哉。

草堂即事

荒村建子月。獨樹老夫家。雪裏江船渡。風前徑竹斜。寒魚依密藻。宿鷺起圓沙。蜀酒禁愁得。無錢何處賒。

其詩亦自道其自得之樂。前數首已爲發明。而此一詩則尤可見者。以其最苦寒。而恬適之況猶然呈露。此其爲襟懷浩落。不可得而強也。故言今者草堂居此荒村之中。而又當建子冬寒之月。其爲寂寞孤冷可知。所有者

惟此亭亭獨立之一樹。高出於儕等而已。然而老夫於此忘其爲孤冷也。亦不覺其爲寂寞也。蓋嘗倚杖柴門。而風雪之中。猶有足寓吾目者。但見波濤出沒中。泛江之船。且冒險而渡。又見狂颶頹洞處。徑邊之竹。欹側而斜。彼其僕僕然不遑寧處者。必非無故也。以視夫老夫之安然燕處於草堂之間者。其勞逸何如耶。且吾亦嘗追憶吾十年以來。經過世

路如彭衙艱險間道生還皆今之雪裏江船風前徑竹也豈能若此草堂之安乎卽由此而推之異日則風塵海內涕淚天涯保無有若今日之雪裏江船風前徑竹也其能長有此草堂之安乎然則今日之安此草堂正爲慶幸之至雖或寒苦猶之鯈藻依魚團沙宿鷺頗堪自得卽獨酒無錢可賒我正不煩此以禁愁也此先生之曠懷疏觀爲安貧樂道

之妙旨不外於作退一步想吾願古今處憂逆之境者皆當效此得大安樂法也

丁香

丁香體柔弱亂結枝猶墊細葉帶浮毛疏花披素豔深栽小齋後庶近幽人占晚墮蘭麝中休懷粉身念

此江頭五詠之一也即草堂中之所有而漫興以爲詩其中各有寄託如此則六句引起

而結語則以喻物之見用於世者卽不能自全也蓋嘗論之人生不過出處兩途出而用世者卽當公爾忘私不復以身家爲念故三過不入犯顏逆鱗而忘世者則寧曳尾泥塗以自保其天年若介乎出處之間以弋取人間富若貴而又欲全身以遠害者此小人之尤而自古及今佩金章綰玉符者大半皆若人也故少陵譏之曰旣不能高蹈遠引而屈

身於蘭麝一流為世所用矣即不當復以粉
身為念而吝惜之不置也

麗春

百草競春華麗春應最勝少須好顏色多漫枝
條剩紛紛桃李枝處處總能移如何貴此種卻
怕有人知

此以比幽人之我貴不屑與時流爭勝而淸
畏人知也

梔子

梔子比衆木。人間誠未多。於身色有用。與道氣傷和。紅取風霜實。青看雨露多。無情移得汝。貴在映江波。

此以見物之冷僻者。與隱逸人自相宜稱也。

鸂鶒

故使籠寬織。須知動損毛。看雲莫悵望。失水任呼號。六翮曾經翦。孤飛卒未高。且無鷹隼慮。留

滯莫辭勞。

此以喻士君子不幸而爲世難所羈。卽當寬以待之。使得免於禍足矣。無爲戚戚也。是正得先生暫居草堂之意。

花鴨

花鴨無泥滓。階前每緩行。羽毛知獨立。黑白太分明。不覺羣心妒。休牽衆眼驚。稻粱霑汝在。作意莫先鳴。

此亦自喻其忠信廉潔見嫉於時宜深自韜晦不必更爲多事也階前緩行從容自適也稻粱露汝知分自足也羽毛獨立黑白分明不能以身之察察同於世之汶汶也羣心妒衆眼驚卽衆女嫉蛾眉謠諑謂善淫也卽此便是一篇三閭大夫傳

畏人

早花隨處發春鳥異方啼萬里淸江上三年落

日低。畏人成小築。褊性合幽棲。門徑從榛草。無心待馬蹄。

此自明非我忘世。乃世不我容。一片苦心。眞堪淚下。首言我與世本無異同。民胞物與。處處皆然。如早花之隨處而發。何地非生意。無奈世之於我。格格不入。使我避地遠遊。若春鳥之啼於異方。今也來此萬里之外。處此清江之上。已三年於此矣。但見日復一日。逝者

如斯寧有他望哉惟是不知者見我之成此小築幾於巢許以衡門爲樂者而我非其人也我固一日未嘗忘世而惟見世之待我者其可畏如此因之逼廹褊急切切求去是知此幽棲者性合然耳非有他也故三年以來溪上之門徑聽從榛草荒蕪而不復縈情於馬蹄之下問矣

可惜

花飛有底急。老去願春遲。可惜歡娛地。都非少壯時。寬心應是酒。遣興莫過詩。此意陶潛解。吾生後汝期。

此詩明己之看花飲酒。惜歡娛於非少壯之時者。皆非其真。故引淵明以自況。夫淵明生非其時。謚曰靖節。亦非專意於酒。不過有託而逃。少陵雖非其時。而少壯銳意功名。終羅坎壈。然後隱居江上。以飲酒看花爲事。豈其

志哉故言我果眞以此爲歡娛則胡不早爲於少壯之時哉則是詩全在反面託出味之自見

獨酌

步屧深林晚開樽獨酌遲仰蜂粘落絮行蟻上枯棃薄劣慚眞隱幽偏得自怡本無軒冕意不是傲當時

此自明退隱之意乃因乎其時非有意於行

遯以博名高也夫聖人之用行舍藏行所無事絕無有皦皦自好傲睨公卿之想故視有軒冕與無軒冕等若以我之無軒冕傲彼有軒冕者則是先有軒冕之見在其意中矣若華歆之鉏金而擲之是先有金之見在其意中也以此視少陵眞是古今來第一流人非彼小儒所能幾及仰蜂行蟻正以喻所以退隱之故非泛泛寫景也解人自識之

野人送朱櫻

西蜀櫻桃也自紅。野人相贈滿筠籠。數回細寫愁仍破。萬顆勻圓訝許同。憶昨賜霑門下省。退朝擎出大明宮。金盤玉筯無消息。此日嘗新任轉蓬。

少陵生平傾陽未遂。自奔赴行在。以及扈從還京。官拾遺居省中者。前後僅及一載。遂爲讒佞所阻。躋險不安。出爲華州司功。觀其出

金光門所云移官豈至尊一語則滿腔血淚不知其幾千萬點矣兹於野人之送朱櫻又不覺觸動舊恩故作此以自歎野人贈櫻郎對斜賜霑門下鈎籠相贈郎對斜玉筯金盤前後注射作法既善而因今日之朱櫻感觸於昔日之朱櫻遂不禁其倍爲親愛細寫之寫讀如瀉謂自籠中出之於盤也一寫耳而作數回細寫者珍重之至不鹵莽減裂也於

細寫之時。又見其顆顆圓勻無不同者。又極其歎賞而訝之曰何其圓勻若此也。夫朱櫻亦何嘗若此。只是自己心中愛根生出如許色相耳。然後從而發明之曰。我之所以愛此不置者。蓋有所感觸故也。於是下四句憶昔云云。遂使胸中熱淚迸出紙上矣。若不先有此情。則作是詩。當爲謝野人乎。抑作詠歎朱櫻乎。無謂之甚矣。

江上值水如海勢聊短述

爲人性僻耽佳句。語不驚人死不休。老去詩篇渾漫與。春來花鳥莫深愁。新添水檻供垂釣。故着浮槎替入舟。焉得思如陶謝手。令渠述作與同遊。

老杜諸詩。除與人酬贈外。秦隴以前所作多不得意。如東都。如長安。如陷賊。如歸鄜時。如居省中。或經險難。或遭阻抑。或見所惡。或遇

可憂其寄興深微不苟然下筆所謂語必驚人者非奇譎之謂蓋以含蓄穎脫別有意義耐人尋味惟至成都居草堂後黜陟既忘暫爲小憩故所作多遊戲之詩如爲農如田舍如泛溪如野老或古體或近體或五七言或斷句皆隨時寫意所謂漫興者亦非無意義之謂特以襟懷既曠則不復借此以爲諷刺也然則此詩一首正老杜發凡分別前後所

作之不同故曰聊短述也夫述非述水勢如海也只述己之暫得所安雖居如海之中而益足以爲樂也且可以漫興而爲詩也且思古之能詩如陶謝者與吾同爲此漫興也然則吾謂先生以退隱爲自得夫豈不然哉

水檻遣心二首

去郭軒楹敞無村眺望賒澄江平少岸幽樹晚多花細雨魚兒出微風燕子斜城中十萬戶此

地雨三家。

惟大厦然後軒楹敞。今以去郭得之臺榭然後眺望賒。今以無村得之於是縱其眺望之所至而江平少岸。何寛廣也。樹晚多花。何幽秀也。魚兒因細雨而出。燕子受微風而斜。悠然自得。無不可樂。彼城中十萬戶之多。塵囂雜沓。何能有此地兩三家之清福耶。此亦草堂自得之詩也。

蜀天常夜雨江檻已朝晴葉潤林塘密衣乾枕簟清不堪祇老病何得尚浮名淺把涓涓酒深憑送此生

天時莫妙於夜雨而朝晴而蜀中則常有之以其夜雨故林塘沾潤而枝葉茂密也以其朝晴故衣裳乾爽而枕簟皆清也然則客居於此雖屬異鄉而風土致佳何所不適所不堪者祇此老病隨身不能卻耳而亦何愁也

浮名久矣棄如敝屣所謂不如生前一杯酒者且淺淺自酌涓涓不息可以憑此而送吾老矣而何復望耶此亦自得之詩也

屏跡三首

用拙存吾道幽居近物情桑麻深雨露燕雀半生成村鼓時時急漁舟箇箇輕杖藜從白首心跡喜雙情

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

存之所存者即人所以爲人之道而存之者即以爲吾道是道也何道也直道也人之生本直直則道存不直則道亡故曰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然欲存此直道則惟用拙若涉機巧則直之存也希矣老杜生平直道故入世則拙彼見夫用機巧者則深惡之雖有傾陽之性而不爲時所容是以於道雖存而於世則拙此詩開口說一箇用拙

存吾道蓋寧拙而存必不肯避拙而亡道也夫旣拙於用則與世相違自合幽居無疑然能存吾道則與萬物之情相近不似彼機巧者艱深叵測每至出入意表也夫幽居雖遠離君父而田野桑麻亦被雨露之恩飄零燕雀同被生成之德豈以幽居而遂忘君臣之義乎此一聯見傾陽之性自在而天涯涕淚老不忘君者此也況此幽居旣同被君恩而

又落得一種安閑無官守言責之交逍彼有
職役者之村鼓何其急而我泛泛然若漁舟
者何其輕也然則我可以從此老矣心以用
拙道存而無世情之穢濁跡以幽居便靜而
無人事之紛糾其可不謂之雙清矣乎今而
後喜可知也此此與畏人一首皆自明所以退
隱之由而此尤兼有自得之樂意眞妙作也
晚起家何事無營地轉幽竹光團野色舍影漾

江流失學從兒懶長貧任婦愁百年渾得醉一月不梳頭

承上章言既用拙幽居則一無所事亦一無所營矣如野色既芳而竹光益團團而直上江流雖漾而含影自如如不動也夫充無事無營之極致則雖兒之失學婦之愁貧一一皆置之不道而百年之間惟知戴雨露生成之恩以自全其天年渾如醉鄉之無榮辱倘何

修飾之文爲耶雖蓬垢終日可也使隱居者眞能若此斯可謂之眞隱而豈絕物鳴高者之所可擬耶

衰年甘屏跡幽事供高臥鳥下竹根行龜開萍葉過年荒酒價乏日併園蔬課猶酌甘泉歌歌長擊樽破

此一詩有編於永泰元年居成都將去而作者亦名屏跡亦有編入於此謂屏跡共三首

者細玩其語意不似一時語姑闕其解

海椶行

左綿公館淸江濆海椶一株高入雲龍鱗犀甲相錯落蒼稜白皮十抱文自是衆木亂紛紛海椶焉知身出羣移栽北辰不可得時有西域胡僧識

此以喻才大者之不爲人所識也妙在焉知身出羣一語寫得才人本無自眩自鬻意較

之負鹽車長鳴者更高一等

光祿坂行

山行落日下絕壁西望千山萬山赤樹枝有鳥亂鳴時暝色無人獨歸客馬驚不憂深谷墜草動只怕長弓射安得更似開元中道路即今多擁隔

此避徐知道之亂而自綿走梓也老杜惟草堂安居數年其間仍有避亂自綿至梓一事

落日山行而山色盡赤寫盡日暮景色而但

聞鳥鳴不見行侶則盜賊竊發正其時矣至

此而追憶開元可復得乎言太平之無期也

悲秋

涼風動萬里羣盜尙縱橫家遠傳書日秋來爲

客情愁窺高鳥過老逐衆人行始欲投三峽何

由見兩京

秋何足悲惟因羣盜縱橫使離家之客寄書

爲難。此情實無以堪耳。夫高鳥盡而良弓藏。今則高鳥盤空、而良弓早已置之不用。使之詘然空老。徵逐於衆人之中。以避亂而行。亦何爲乎。夫我本京兆杜曲之人。因避亂而秦隴。而川蜀。今復爲蜀亂所廹。歸路難尋。計惟有投三峽順流而下。以遊吳楚矣。是愈趨愈遠。何日而始得歸兩京。以復吾故土乎。言之可悲。職此故耳。

客夜

客睡何曾著，秋天不肯明。入簾殘月影，高枕遠江聲。計拙無衣食，途窮仗友生。老妻書數紙，應悉未歸情。

秋夜未爲極長，而不寐者則怨其長。月影江聲，皆增人忉怛者也。夫謀生計拙，至於無衣食而仗友生，其可必乎。其不可必乎。未歸之情，正茫乎未有畔岸也。書此以貽老妻，何曾

淸歌喚奈何耶

九日登梓州城

伊昔黃花酒如今白髮翁追歡筋力異望遠歲時同弟妹悲歌裏朝廷醉眼中兵戈與關塞此日意無窮

九日之歲時無今昔之異千古而上之黃花酒與千古而下之黃花酒同也其爲追歡望遠亦同也而白髮之翁筋力不同矣此以見

世之閲人無窮。而人之閲世寧有幾也。悲莫悲於此矣。又況了無好懷。其所為戚戚者。非為貧賤故也。內而一本同氣之親。亂離莫保。憂從中來。悲歌所不能已也。外而君國之重。太平未卜。臣心所繫。醉眼所不能忘也。此二者皆因於兵戈未息。與關塞不通。使我繫意無窮耳。夫少陵一生忠孝。除此二事外。豈復有芥其懷抱者哉。

述古三首

赤驥頓長纓非無萬里姿悲鳴淚至地爲問馭者誰鳳凰從天來何意復高飛竹花不結實念子忍朝飢古來君臣合可以物理推賢人識定分進退固其宜

題曰述古而其旨則切指時事此第一首悲賢才之去國出於勢所不能留也夫賢才致用於世一如赤驥足以超軼萬里而今竟頓

長纓而悲鳴墮淚者何也。以善馭者之無其人耳。又如鳳凰從天而來。本以羽儀上國。何乃竟不終留。復高飛以去者。以此地之竹花不結實。無以贍其朝飢故耳。觀於物理如此。而賢才之出而從君。亦猶是也。假使其君不能善馭。而又無以使之樂飢。則彼賢人者見幾而作。不俟終日。豈能昧於進退之義。而不適其宜哉。蓋唐中興之時。幹濟中外。莫善於

鄴侯而李郭諸臣皆其所倚毗之重奈何以李輔國魚朝恩程元振之徒離間於其間使之或不安其位而急急以求去或不得其權而抑塞之幾於不免卽如少陵之間道生還葵傾向日而亦使之流離失所豈中興之福哉故述此所以悲不遇也

市人日中集於利競錐刀置膏烈火上哀哀自煎熬農人望歲稔相率除蓬藋所務穀爲本邪

嬴無乃勞舜舉十六相身尊道何高秦時任商鞅法令如牛毛

此第二首悲任用之非人也大學平天下一章言德者本也財者末也人君惟以德懷民自然土地財用皆其所有未有棄德不用而先務財利者乃自小人進用則必以此蠱惑其君肅宗當靈武即位之始猶有退然不安之意迨輔國良娣表裏為奸教之以然疑忌

刻至離間其父子天性之恩而惟利是視此豈復有平治天下之道哉故少陵借言利中務本逐末二事說入言逐利而更至於逐利中之末則其苛細煩勞已甚不如彼務本者之猶得近於坦直也是逐末者之不如務本明矣若君子操治平天下之責則更當如舜專事道德而一切財利付之不言則穆穆皇皇何等尊崇天下之大以八元八凱分任之

而有餘矣何至於效彼強秦之任用商鞅專以法令爲事哉夫商鞅以法令治秦而亡可翹足待秦用商鞅之法令而二世以亡何如虞夏商周之祚卜年卜世至數百有餘祀哉有天下者宜知所鑒矣

漢光得天下祚永固有開豈惟高祖聖功自蕭曹來經綸中興業何代無長才吾慕寇鄧勳濟時信良哉耿賈亦宗臣羽翼共徘徊休運終四

百圖畫在雲臺。

此第三首悲唐中興之不任用良佐不能如漢光武之垂裕靈長也言三代而下中興之主則漢有光武矣雖其中興之故由於創始之君臣如高祖蕭曹輩之功德在於人心然而光武之中興亦必有賢才輔佐如寇鄧耿賈諸臣或爲濟時之良或爲羽翼之佐是以重開休運垂四百年之久而圖畫雲臺名傳

青史至今可考也我唐之中興固亦由於太宗之樹立弘遠而中興之日亦非無良臣鄴侯汾陽臨淮諸將相惜乎其信任不專致不能盡其謀慮而禍亂相仍終於不振求其能如光武之垂休四百載也難矣然則述古者正所以規諷於今也凡此皆大經大政所關於宗社者非小奈何以詩藝目之哉

杜詩言志卷八終